

广西籍民族名家访谈之三

融水应大力发展民族影视文化

——初访壮族作家周民震

□ 贾文福 吴兴华 达汉吉

引子 影视文化是指以电影、电视为主要方式所进行的全部创作活动,是文化影视化的具体反映。由于影视文化具有即时性、普及性、娱乐性、导向性等特点,对于加强文化交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具有特殊作用。可以说,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激励几代人去向往、去追求、去奋斗;一部好的电视剧,可以改变生活,影响人生,甚至推动一个崭新时代。2014年初夏的一天,在绿城南宁,我们就融水民族影视文化发展问题,采访了著名的壮族作家周民震。

1

作者: 解放初期,您十进苗山,是为着什么目的呢?

作家: 苗山是我的第二故乡,融水是我的第二母亲。20世纪五十年代,为了讴歌苗山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和融水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动人事迹,我先后十进苗山,在元宝山下,住苗寨,和达配达汉一道过苗年,吹芦笙,砍木头,放竹排,对情歌,并在苗家木楼如豆的油灯下完成了《双仇记》、《苗家儿女》的创作。前者在《广西文学》上发表,后者则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为电影故事片《苗家儿女》。

2

作者: 苗山人都说,建国以来融水名声大振,其中有哪些特殊的贡献,对此您如何看待?

作家: 影视文化所展示的世界,是多彩的形象世界,人们在欣赏影视节目时,能够潜在地了解民族习俗、自然景观和社会历史知识。影视文化视角下的世界,无限宽广,立体结构,它能够在一瞬间跨越不同的时空、聚焦不同的领域、展示不同的知识,从而开阔观众的见识,活跃观众的思维,激发观众的情感。影视文化特定的消遣娱乐功能,能够使观众潜移默化地接受各种教育,并在轻松快乐过程中注入时代精神,完成自身社会角色的转换。因而,人们根据影视文化具有的独特社会功能,称之为神奇的传媒产业。《苗家儿女》这部电影,正是发挥了影视文化特有的导向性,使苗山名声在外,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目的地。

3

作者: 《苗家儿女》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能够产生划时代性的影响?

作家: 当年,我到苗山去体验生活时,听到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一位从朝鲜战场胜利归来的苗族青年战士,他背负着昔日恋人听说他在战场牺牲而嫁人了的失恋痛苦,率领全村人开田造林,创造幸福生活,并最终获得担任小学教师的汉族姑娘青睐。这则感人的故事,它反映的是苗家人对共产党、对新社会的赤诚之心,揭示的是苗族人民心灵之美,展示的是新社会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面貌。为此,《苗家儿女》这部电影,实际上是讴歌苗山火热生活、讴歌苗家甜蜜爱情、讴歌苗寨民族团结,它是解放后苗山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缩影,从而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影响的影视作品,成为关心苗山、热爱苗山、向往苗山的人们喜欢看、经常看的代表作品。

4

作者: 在您看来,在新的历史时期,融水需要创作什么类型的影视作品,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苗山的改革与发展事业?

作家: 大家都知道,电影《刘三姐》,是广西旅游业发展的名片;《阿诗玛》、《五朵金花》是云南旅游业走向世界的名片。当我们社会走进小康时代以后,人们追求和向往的苗山,应该是陈纪文《贝江情》所描绘的那种纯美世界:“青山碧岩落,玉带淌流云。竹筏波光阔,扁舟雅咏欣。苗姑情脉脉,渔叟意矍矍。天外笙歌动,木楼鲜鲤焚。”由于现实生活中,这种客观存在于苗山的纯美世界,不为人知,所以,要用时代精神,要用影响人物,以影视方式,去激活苗山的人文景观,去展示融水仙境胜景,使苗山走进全国甚至是世界观众的内心,成为人们旅游休闲向往的目的地。

5

作者: 融水具有如此独特的人文资源优势,为何民族影视创作没有跟上,主要原因在哪里呢?

作家: 从我的角度来看,发展民族影视事业,既需要本土作家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名人名家的具体指导。没有本土作家的创作,就没有本土作品的积累和本土文化的升华;没有名人名家的指点和帮助,文学作品就难以向影视成果转化。当年,如果没有夏衍的指导和帮助,就不会有我后来创作的《苗家儿女》这个剧本;如果没有陶金导演的支持和帮助,就不会有苗家原汁原味文化风格的《苗家儿女》这部电影。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灵的呼唤、爱的流泻;而影视作品是导演智慧的凝结、真情的演绎。发展苗山民族影视文化事业,需要大批本土作家,更需要全国著名的电影人、电视人的具体指导和大力支持,两者不可或缺。

6

作者: 在您的记忆中,十进苗山时期哪些生活片段最为难忘?

作家: 1957年,我和著名作家肖甘牛来到苗山安陞乡乌翁村体验生活。寨里达配听说有客家达汉来,便赶往泉边梳妆打扮,不料被路过的我俩瞧见了。苗家达配如何梳妆打扮,我俩从来就未见,但无法想象会是如此美丽而隆重。苗家达配肤色洁白,乌发齐身,笑声朗朗,她们聚在冒着热气的泉边,让人难以分辨这是人间还是仙境。我俩看得目瞪口呆。就在这时,一位美丽达配,端着一个盛满泉水的竹筒,来到面前,我顿时兴奋起来,深情地看着她,一口气把那筒泉水全喝干了。到了晚上,达配邀请我俩来到她的木楼,只见她坐在火塘边,笑意写在脸上,美艳的脸庞印在楼板上,我的心怦然一动——啊,这是一朵多艳丽的山花呀!我年轻的心弦随着达配多情的歌声飞扬起来。在我真诚的请求下,达配手把手教我吹苗笛,她的手指轻轻地按在我的指尖上,吹奏出年青人火热的感情和心迹。翌日早上,达配背着苗家竹叶包饭,依恋地把我们送到桥头边,我们用离别的眼泪相互安慰:明年过年我们再相会。就要走到坳口,我回头望见她还站在桥边望着我们远去,我便赶紧回头,从背包里拿出一个手电筒,默默地送给她。人虽然离开了苗寨,但心儿却永远留在苗山上。五十多年过去了,当我和你们讲起这段往事,我依然觉得对苗山、对达配怀着无限的眷恋。

讲完故事,作家望着窗外,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回忆良久,他才把自己拉回现实,让身旁的爱人给我们每人送了一本书:“达汉们,我的故事,多半留在这本书中。如果你们想知道得更多,那就翻开书本吧,里面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我仔细一看,竟然是我找寻多年的《周民震散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我如获至宝,万分激动,紧握着作家的双手,久久不肯放松。



▲ 壮族作家周民震(中)与作者(左)在一起。

注: 周民震,广西鹿寨人,壮族作家,1948年参加革命,历任广西文化厅厅长,广西文联副主席,全国第八届政协委员,全国文联第五、六届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会长,中国电影文学学会首届副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等。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级编剧。著有电影文学剧本《苗家儿女》、《甜蜜事业》、《瑶山春》、《心泉》、《春晖》、《远方》等19部,舞台戏剧《苗山颂》、《三朵小红花》等14部,另有系列小说、散文、论文等。其中《春晖》获1982年全国优秀故事片奖,《心泉》获广西铜鼓奖,《甜蜜的事业》获全国首届少数民族优秀创作奖、广西人民政府特别奖,《三朵小红花》获广西首届民族文艺优秀创作奖,《苗山颂》获1966年中南现代戏汇演优秀节目奖,《邓小平与李明珠》获广西第三届剧展二等奖、编剧一等奖。1956年因发表广西第一部苗族电影文学剧本《苗家儿女》而闻名于世,与苗山结下不解之缘。